

清真集箋注

下

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中书 获取更多电子书
人文通鉴
http://www.wenwuchuan.com
古韵书城

〔宋〕周邦彥著
羅忼烈箋注

清真集箋注
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清真集箋注中編 詩文箋

薛侯馬 并序

薛侯河東土豪也，以戰功累官左侍禁^(一)。西方罷兵^(二)，薛歸吏部授官，帶所乘駱馬寓武城坊^(三)，經年不得調，馬怒敗主人屋，時時蹄碎市販盞器，薛悉賣裝以償。傷已困阨，因對馬以泣。鄰居李文士因之爲薛作傳。同舍生賦詩者十一人^(四)，僕與其一。

薛侯俊健如生猱^(五)，不識中原生土豪，蛇矛丈八常在手^(六)，駱馬蕃鞍雲錦袍。往屬嫖姚探虎穴^(七)，狐鳴蕭蕭風立髮，短鞮淋血斬胡歸，夜斷堅冰濡馬渴。中都久住武城坊^(八)，屋頭養駱如養羊，枯萁不飽籬壁盡，狹巷怒蹄盆盞傷。只今棲棲守環堵，五月溼風柔巨黍^(九)，千金夜出酬市兒，客帳晝眠聽戲鼓。邊人視死亦尋常，笑裏辭家登戰場，銓勞定次屈壯士^(一〇)，兩眼熒熒收淚光。齒堅食肉何曾老^(一一)，騙馬身輕飛一鳥^(一二)，焉知不

將萬人行，橫槊秋風賀蘭道〔一三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左侍禁：武官名，見《宋史·職官志》九。

〔二〕西方：指西夏，在今內蒙古鄂爾多斯、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。按《宋史·神宗紀》及《夏國傳》，元豐六年，西

夏國主秉常請修貢，許之。詔陝西、河東毋輒出兵，其新復城寨，徼循毋出三二里。罷兵當謂此。

〔三〕駱馬：《詩·小雅·四牡》：「四牡騤騤，嘽嘽駱馬。」毛傳：「白馬黑鬣曰駱。」

〔四〕同舍生：元豐二年頒學令：太學置八十齋，齋各五楹，容三十人；外舍生二千人，內舍生三百人，上舍生百

人。見《宋史·選舉志》三。作者時為內舍生，見《附記》。

〔五〕薛侯句：李賀《申胡子鱗篋歌》：「俊健如生孫，肯拾蓬中螢。」

〔六〕蛇矛丈八：李白《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》：「丈八蛇矛出隴西，彎弧拂箭白猿啼。」

〔七〕往屬句：漢武帝時名將霍去病曾為嫖姚校尉，擊匈奴，見《史記·衛將軍驃騎列傳》。按此借喻邊將，或指

种放也。李白《送羽林陶將軍》：「萬里橫戈探虎穴，三杯拔劍舞龍泉。」

〔八〕中都：京師之通稱。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。」《索隱》：「中都，猶都內也。」

〔九〕巨黍：《荀子·性惡》：「繁弱、鉅黍，古之良弓也。」

〔一〇〕屈壯士：按《宋史·職官志》九、武臣三班叙遷之制，左侍禁右遷轉西頭供奉官，仍屬卑位，故云。

〔一一〕齒堅食肉：韓愈《贈劉師服》：「羨君齒牙牢且潔，大肉硬餅如刀截。」

〔一二〕騙馬句：《集韻》：「騙，躍而乘馬也。」杜甫《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》：「身輕一鳥過，槍急萬人呼。」

〔一三〕賀蘭道：賀蘭山在今寧夏回族自治區，據戴震《水地記》，宋仁宗景祐以後，爲西夏所佔。

【附記】

宋陳郁《藏一話腴》乙集卷上引錄此詩及《天賜白》云：「周邦彥字美成，自號清真，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，貴人學士，市儇妓女，知美成詞爲可愛，而能知美成爲如何人者，百無一二也。蓋公少爲太學內舍選，年未三十，作《汴都賦》，鋪張揚厲，凡七千言。奏之，天子命近臣讀於邇英閣，遂由諸生擢太學正，聲名一日震耀海內。神宗上賓，哲宗置之文館，徽宗列之郎曹，皆自文章而得。至於詩歌，自經史中流出，當時以詩名家如晁（補之）、張（耒），皆自歎以爲不及。姑以一二篇言之，如《薛侯馬》云……，如《天賜白》云……，若此凡數百篇，豈區區學晚唐者可及邪？樓攻媿謂其《磐鏡》、《烏几》之銘，可與鄭圃、漆園相周旋，而《禱神》之文，則《送窮》、《乞巧》之流亞，不爲溢美矣。擬清真者，又當於樂府之外求之。」

據《遺事》，清真以元豐六年七月獻賦，自諸生一命爲正，詩序云：「同舍生賦詩者十一人，僕與其一。」則詩在太學時作無疑。然序又稱西方罷兵，薛歸吏部授官，所乘駱馬經年不得調云云。按罷兵事在元豐六年閏六月，既經年矣，則詩當作於七年任太學正時也。《宋史·職官志》五：「（太學）正、錄，掌舉行學規，凡諸生之戾規矩者，待以五等之罰，考校訓導，如博士之職。」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docsriver.com商家古籍书城

天賜白 并序

永樂城陷〔一〕，獨王湛、曲真夜縋以出〔二〕。真持木爲兵，且走且戰，前陷大澤中，顧其旁有馬而白，暫騰上馳去，五鼓達米脂城，因以得脫。真名其馬爲天賜白。蔡天啓得其事於西人〔三〕，邀余同賦。

君不見書生鐫羌勒兵入〔四〕，羌來薄城束練急，蠟丸飛出辭大家，帳下健兒紛雨泣。鑿沙到石終無水，擾擾萬人如蝼蟻，挽絙竊出兩將軍，虜箭隨來風掠耳。道旁神馬白雪毛，嚙口不嘶深夜逃，忽聞漢語米脂下，黑霧壓城風怒號。脫身歸來對刀筆〔五〕，短衣射虎朝朝出〔六〕，自椎雜寶塗箭創，心折骨驚如昨日。穀城魯公天下雄〔七〕，陰陵一跌兵力窮〔八〕，橫舟不渡待亭長，有何面目歸江東〔九〕？將軍偶生名已弱，鐵花暗澀龍文鏢，縞帳肥芻酬馬恩，閒望旄頭向西落〔一〇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永樂城：在今陝西省米脂縣。《宋史·外國傳》二：「（元豐五年）五月，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，使夏人不得絕沙漠。遂遣給事中徐禧、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。禧復請於銀、夏、宥之界築永樂城。永樂依山，無

泉水，獨種諤極言不可，禧率諸將竟城之，賜名銀川砦。」按城僅十四日而築成，旋於九月被西夏陷沒。永樂事之始末，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卷十四、《資治通鑑長編》卷三二九元豐五年九月甲申條載之甚詳，皆爲《宋史》所本；又卷三三〇：「元豐五年冬十月戊申朔，李杲、種諤、沈據奏：永樂城陷，蕃漢官二百三十人，兵萬二千三百餘人皆沒。」

〔二〕曲真：《宋史》作曲珍，卷三百五十有傳，略云：「曲珍字君玉，隴干人，世爲著姓。寶元、康定間，夏人數入寇，珍諸父糾集族黨禦之，敵不敢犯，於是曲氏以材武長雄邊關。徐禧城永樂，珍以兵從，版築方興，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覘役，珍將追殺之，禧不許。諜言夏人聚兵甚急，珍請禧還米脂，而自居守。明日果至，禧復來，珍曰：「敵兵甚衆，公宜退處內柵，檄諸將促戰。」禧笑曰：「曲侯老將，何怯邪！」夏兵且濟，珍欲乘其未集擊之，又不許。及攻城急，又勸禧曰：「城中井深泉蓄，士卒渴甚，恐不能支，宜乘兵氣未衰，潰圍而出，使人自求生。」禧曰：「此城據要地，奈何棄之？且爲將而奔，衆心搖矣。」珍曰：「非敢自愛，但敕使謀臣同沒於此，懼辱國耳！」數日城陷，珍縋而免，子弟死者六人，亦坐貶皇城使。帝察其無罪，諭使自安，以圖後效。元祐初，爲環慶副總管，夏人寇涇原，號四十萬，珍擣虛馳三百里，破之曲律山，俘斬千八百人，解其圍。進東上閣使、忠州防禦使。卒，年五十九。」

〔三〕蔡天啓：蔡肇字天啓，潤州丹陽人，元豐二年進士。初從王安石游，頗受器重，後又與蘇軾交，名益著。哲宗時曾官太學正、衛尉寺丞，徽宗朝爲吏部員外郎，兼編修國史，言者論其學術反覆，出提舉兩浙刑獄。張商英

當國，人爲中書舍人，以顯謨閣待制知明州，又爲言者論劾，落職提舉洞霄宮，會赦復官，尋卒。見《宋史·文苑傳》六。按清真又有《天啓惠酥》四首，見後。又按蔡肇有集，今不傳，張耒《張右史文集》中有《同文唱和》五卷，載其與張耒、李公麟、曹輔等酬唱之作頗多，《茗溪漁隱叢話》前集三十七亦載有其詩，蓋亦名家也。

〔四〕書生：指徐禧，《宋史》三三四有傳，略云：「徐禧字德占，洪州分寧人。少有志度，博覽周游，以求知古今事變，風俗利疚，不事科舉。熙寧初，王安石行新法，禧作《治策》二十四篇以獻，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局，遂以布衣充檢討。延帥沈括欲盡城橫山，瞰平夏，城永樂，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，遂城永樂，十四日而成。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，聞城永樂，即來爭邊，人馳告者十數，禧等皆不之信，曰：「彼若大來，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。」禧亟赴之，大將高永亨曰：「城小人寡，又無水，不可守。」禧以爲沮衆，欲斬之，既而械送延獄。比至，夏兵傾國而至，永亨兄永能請及其未陳而擊之，禧曰：「爾何知！王師不鼓不成列。」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，夏人益衆，分陳，迭攻抵城下。曲珍兵陳於水際，官軍不利，將士皆有懼色。俄夏騎度水犯陳，師大潰，死及棄甲南奔者幾半。遂受圍，水皆爲夏人所據，掘井不及泉，士卒渴死者大半。夏人蟻附登城，尚扶傷拒鬪。珍度不可敵，又白禧，請突圍而南，永能勸李稷盡損金帛，募死士力戰以出，皆不聽。戊戌夜大雨，城陷，四將走免，禧、舜舉、稷死之，永能沒於陳。禧疏曠有膽略，好談兵，每云西北可唾手取，恨將帥怯爾。呂惠卿力引之，故不次用。禧素以邊事自任，狂謀輕敵，猝與強虜遇，至於覆沒。」

〔五〕刀筆：謂刀筆吏，主獄訟之事。《戰國策·秦策》：「臣少爲秦刀筆。」

〔六〕短衣射虎：李廣擊匈奴，曾因兵敗被謫，屏居藍田山中射獵，聞所居郡有虎，常自射之。見《漢書·李廣傳》。杜甫《曲江三章章五句》：「短衣匹馬隨李廣，看射猛虎終殘年。」

〔七〕穀城魯公：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「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，及其死，魯最後下，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。」

〔八〕陰陵一跌：《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渡淮，騎能屬者百餘人耳。項王至陰陵，迷失道，問一田父，田父給曰左，乃陷大澤中。」

〔九〕橫舟二句：《項羽本紀》：「項王欲東渡烏江，烏江亭長橫船待，謂項王曰：『江東雖小，地方千里，衆數十萬，亦足王也。願大王急渡，今獨臣有船，漢軍至，無以渡。』項王笑曰：『天之亡我，我何渡爲！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無一人還，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見之？』」按永樂之役，將校死者數百，士卒及役夫死者二十餘萬，而曲珍子弟六人陣亡，珍獨得脫，故詩以項羽事譏之。

〔一〇〕旄頭：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昴曰髦（同旄）頭，胡星也。」正義云：「昴七星爲髦頭……搖動若跳躍者，胡兵大起。」李白《幽州胡馬客歌》：「旄頭四光芒，爭戰若蜂攢。」按詩句喻西夏征戰未已，惜曲真無用武之地也。

【附記】

出處同上。《宋詩紀事》、《武林往哲遺著後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後編》）並引錄，而無前篇，均見《話腴》，不知何以脫漏。按《宋史·外國傳》二，元豐五年九月永樂城陷，徐禧等死之，惟曲珍、王湛、李浦、呂整裸跳走免。詩蓋記事，

其叙曲珍事，止於寵黜，未及後來破西夏於涇原一節，當是元豐五六年間所作。案時人樂貴明輯《四庫輯本別集拾

遺》頁五七九，引錄《永樂大典》卷八千八十九（此卷爲大英博物館藏）張舜民《永洛城記事》，所叙此役本末極詳，與清真詩合。文長千七百餘言，不具錄。

元夕

翠華臨闕巷無人^(一)，曼衍魚龍觸眼新^(二)。羽蝶低昂萬人醉，木山綵錯九城春^(三)。
閑坊厭聽棖煌鼓^(四)，曉漏猶飛輾轆塵。誰解招邀狂處士，摻摻驚倒坐中賓^(五)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翠華句：翠華，天子之儀仗。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「建翠華之旗」，張揖曰：「以翠羽爲葆也。」臨闕，杜甫《北征》：「都人望翠華，佳氣向金闕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闕，門觀也。」詩指元夕帝詣宮闕賞燈，按《歲時廣記》卷十引呂原明《歲時雜記》：「真宗以前御東華門，或御角樓；自仁宗來，唯御正陽門，即宣德門。」詩所謂臨闕者，當指宣德門。巷無人，《詩·鄭風·叔于田》：「叔于田，巷無居人。豈無居人？不如叔也，洵美且仁。」

〔二〕曼衍魚龍：《漢書·西域傳》贊：「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，作《巴俞》都盧、海中《磬極》、曼衍魚龍、角抵之戲以觀視之。」

〔三〕木山綵錯：汴京元宵之盛，備見《東京夢華錄》卷六云：「正月十五元宵，大內前自歲前冬至後，開封府結縛

山棚，立木正對宣德樓。游人已集御街，兩廊下奇術異能、歌舞百戲，鱗鱗相切，樂聲嘈雜十餘里。綵山左右以綵結文殊、普賢、跨獅子、白象，各於手指出水五道，其手搖動。用轆轤絞水上燈山尖高處，用木櫃貯之，逐時放下，如瀑布狀。又於左右門上各以草把縛成戲龍之狀，用青幕遮籠，草上密置燈燭數萬盞，望之蜿蜒如雙龍飛走。自燈山至宣德門樓橫大街，約百餘丈，以繒綵結束，紙糊百戲人物，懸於竿上，風動宛若飛仙。宣德樓上皆垂黃緣簾，中一位乃御座，用黃羅設一綵棚，御龍直執黃蓋掌扇，列於簾外。兩朵樓各掛燈毬一枚，約方圓丈餘，內燃椽燭。簾內亦作樂，宮嬪嬉笑之聲，下聞於外。」（節錄）詩所謂翠華臨闕，即御宣德門樓，曼衍魚龍、羽蝶低昂，即龍燈蜿蜒，紙糊百戲人物飄動。轆轤，即用轆轤絞水上燈山也。

〔四〕 糗糧鼓：糗糧亦作餛飩，油煎食物也，即環餅，又稱寒具，此謂鼓形如之。

〔五〕 誰解二句：用禰衡事以自況。《後漢書·文苑傳》下：「禰衡字正平，少有才辯，而尚氣剛傲，好矯時慢物。融既愛衡才，數稱迷於曹操。操欲見之，而衡數相輕疾，自稱狂病，不肯往，而又數有恣言。操懷忿，而以其有才名，不欲殺之。聞衡善擊鼓，乃召爲鼓史。因大會賓客，閱試音節，諸史過者，皆令脫其故衣，更著岑牟單絞之衣。次至衡，衡方爲《漁陽》參搗，蹀躞而前，容態有異，聲節悲壯，聽者莫不慷慨。衡進至操前而止，史訶之曰：『鼓史何不改裝？』而敢輕進乎！」衡曰：「諾。」於是先解袒衣，次釋餘服，裸身而立，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，畢，復參搗而去，顏色不作。操笑曰：「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」蘇軾《滿江紅·寄鄂州朱使君壽昌》：「江表傳，君休讀，狂處士，真堪惜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永樂大典》卷二萬三百五十四夕字韻引周美成《清真集》。按《重進汴都賦表》云：「旋遭時變，不能俛仰取容，自觸罷廢，漂零不偶，積年於茲。」謂神宗既卒，新黨既敗，已不能俛仰取容於舊黨也。詩以禰衡不屈於曹操自比，疑爲元祐二年出都教授廬州前作。

仙杏山〔一〕

仙人藥光明夜燭，種杏碧山如種玉〔二〕。春風裂石鳳收花，赤頰離離照山谷〔三〕。卿雲承日作陰潤，猛虎守山防採鬪。高莫筐篚人時貢〔四〕，拜望通明薦新熟〔五〕。珠旒領首一破顏，氣壓蟠桃羞若木。自從移植近星榆〔六〕，山水無光靈鬼哭。長松枯倒流液盡，摧穎牽藤多樸檄〔七〕。我思百年訪靈異，羽褐雖存言語俗。本非民土宰官身〔八〕，欲斷人間煙火穀。行尋幽洞覓丹砂，倘見臞仙騎白鹿〔九〕。便應執帚洗仙壇，不用區區掃塵竹〔一〇〕。

【校】

〔高莫〕四庫本作「高真」，抄者筆誤。

〔摧穎牽藤〕四庫本作「擢疏索藤」，非是。

〔言語俗〕四庫本作

「言語各」，誤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仙杏山：宋張敦頤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仙杏山》：「舊經云，絕頂有杏林及仙人腳迹，因以名之。又有仙壇石井，故一名仙壇石山。唐垂拱五年，重修壇三所并石井；聖曆二年，縣令岑仲琢石爲像，設香燈供之。下有清泉，流入丹陽湖。在深水縣東南四十三里。」又宋周應合《景定建康志》十七：「僊杏山，在深水縣東南四十三里。舊經云，絕頂有杏林及僊人足跡，因以名之。又有僊壇三所及丹井，一名僊壇山，下有清泉，流入丹陽湖。元祐中，知縣周邦彥有《僊杏山》詩云……。」

〔二〕種玉：楊公伯家於無終山，山高八十里，上無水，公伯汲水作義漿於坂頭。三年，有一人就飲，以一斗石子與之，謂種於高平有石處，當生玉，語畢不見。如其言，數歲後果見玉生石上。見《搜神記》十一。

〔三〕赤頰：謂花色紅豔也。李商隱《石榴》：「可羨瑤池碧桃樹，碧桃紅頰一千年。」《景定建康志》（四庫珍本影印本，以下簡稱《建康志》）作赤頰，非是，茲從《後編》。

〔四〕高奠：連下句謂以仙杏獻玉帝也。

〔五〕通明：玉帝所居，《道藏》本王欽若《翊聖保德傳》：「玉帝通明殿。」按傳出清真之後，而詩已用之，則早有此說矣。若木：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：「大荒之中有衡石山、九陰山、河野之山，上有赤樹，青葉赤華，名曰若木。」郭璞注：「生昆侖西極附西極，其華光赤，下照地。」

〔六〕星榆：羣星也。《玉臺新詠》一《隴西行》：「天上何所有，歷歷種白榆。」後因以爲衆星之稱。唐人王初《即

夕》：「風幌涼生白袷衣，星榆纒亂銀河低。」

〔七〕樸檄：《詩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「林有樸檄」，傳云：「小木也。」

〔八〕宰官身：《法華經》：「應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現宰官身為說法。」

〔九〕騎白鹿：王昌齡《就道士問周易參同契》：「仙人騎白鹿，髮短耳何長。」

〔一〇〕掃塵竹：《荊州圖經》：「天門角上生一竹，倒垂拂拭，謂之天帚。」蘇軾《巫山詩》：「次問掃壇竹，云此尚爾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建康志》十七，《後編》引錄。按四庫本多舛誤，不及《後編》所據之清嘉慶刊本。

清真之知溧水也，毛刻《片玉詞》強煥序但稱「元祐癸酉春中爲邑長於斯」，故後人不可甚詳，如《遺事》但謂元祐八年春知溧水，至紹聖三年尚在任是也。今按《建康志》二十七有溧水縣《廳壁題名》云：「周邦彥，元祐八年二月到任；何愈，紹聖三年三月到任。」則強序所謂春中，指二月也，至紹聖三年三月前去任，在職適三載矣。其在溧水，所作定多，故樓鑰《送趙南仲丞溧水》有「往題斯立藍田壁，更訪清真溧上詩」（《攻媿集》十）之語。今所見佚詩及長短句之可考者，亦以在溧水時爲多也。又《至大金陵志》卷十二下《古蹟志》有《蕭閒堂碑》，注云「周邦彥作」，即強煥《片玉詞·序》所謂「有亭曰姑射，有堂曰蕭閒，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」者也。又有《插竹亭記》，不題撰人，亦清真作，見《遺事》。又有《周美成會客題名》，注云「溧水丞高舉刻於聽事」。又有《左伯桃墓詩》，注云「唐

顏真卿、宋胡宗愈、蔣之奇、周邦彥皆有詩」。今除諸詩外，記及題名皆佚。溧水與江寧、茅山鄰近，方志所引詩，亦當是爲邑長時游蹤所及之作。溧水地邇茅山，道教盛行，元道士劉大彬《茅山志》所謂某代宗師者，不乏溧水人，而邑中之仙杏山、無想山、長壽鄉、思鶴鄉、白鹿鄉，亦以道教之故而名。鄭文焯《清真詞校後錄要》，因強煥序謂堂曰蕭閒，亭曰姑射，皆取神仙中事揭而名之，可以想像其襟抱之不凡，遂以爲無想山、長壽鄉亦清真所題名，非也。詳見上編詞中之《滿庭芳》附記，不贅。竊意清真詩文每有道家者言，樓鑰稱其《磬鏡》、《烏几》之銘，可與鄭圃、漆園相周旋；又稱其學道退然，委順知命，人望之如木雞，自以爲喜。蓋薄宦偃蹇，至是已到中年，銳氣胥盡，又適辛「紛紛流俗尚師仙」（王安石《登大茅山頂》）之士，故託之以理遣，此篇所謂「本非民土宰官身，欲斷人間煙火穀」，亦此時心聲也。清真之號，取義於道家，當非偶然，而其思想之變化，似亦始於溧水也。

過羊角哀左伯桃墓^(一)

古道久淪喪，末世尤反覆。《谷風》歌焚輪^(二)，《黃鳥》譬《伐木》^(三)。永懷左與羊，重義踰血屬。客行干楚王，冬雪無斗粟。傾糧活一士，誓不俱死辱。風雲爲慘變，鳥獸同躑躅。角哀哭前途，伯桃槁空谷。終乘大夫車，千騎下棺槨。子長何所疑，舊史刊不錄^(四)。獨行貴苟難，義俠輕殺戮。雖云匪中制，要可興薄俗。荒墳鄰萬鬼，溘死皆碌碌。何事荆

將軍，操戈相窘逐〔五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羊角哀左伯桃墓：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左伯桃墓》：「《烈士傳》曰：左伯桃、羊角哀，燕人也，二人爲友，同時游學，聞楚王待士，乃同人楚。至梁山，值雨雪，糧少，伯桃乃併糧與角哀，令往事楚，自入於空樹中餓死。角哀至楚，爲上大夫，乃告楚王，備禮葬左伯桃于此。唐大曆六年，魯公顏真卿經此，以詩弔之，書於莆塘。在溧水縣南四十三里。」《建康志》四十三《諸墓》：「左伯桃、羊角哀墓，並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儀鳳鄉孔鎮南大驛路西。……劉孝標《廣絕交》云：『續羊、左之徽烈』，正謂是也。唐大曆六年，顏真卿過墓下，作詩弔之，詩今亡。……元祐中，知縣周邦彥詩云云（引詩見上），書此爲《諸墓》先，又加詳焉，非語怪也，將以厲薄俗也。」按所謂加詳，指左伯桃與荆軻戰於地下故事，見下，此處引文從略。

〔二〕《谷風》句：《詩·小雅·谷風》：「習習谷風，維風及積。」傳云：「積，風之焚輪者也。風薄相扶而上，喻朋友相須而成。」焚輪，猶紛綸也。

〔三〕《黃鳥》：《詩·秦風·黃鳥》：「交交黃鳥，止於棘。」傳云：「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，人以壽命終，亦得其所。」按此用傳義，謂左伯桃死於非命，不得其所也。《伐木》：《詩·小雅》篇名，《詩序》云：「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」

〔四〕子長二句：謂子長疑其事非實，故《史記》削之不載。子長，司馬遷字。

〔五〕荒墳四句：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荆將軍廟》云：「舊經：荆軻廟也。《烈士傳》曰：昔左伯桃、羊角哀往楚，併糧於梁山，左伯桃死而角哀達，乃厚葬伯桃于梁山下。一夕，角哀夢伯桃告曰：『幸感所葬，奈何與荆將軍墓相鄰，每地下與吾戰，爲之困迫。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，至時望子借兵馬于家上，叫噪相助。』角哀覺而悲之，如期而往，曰：『今在家上，安知我友地下之勝負？』乃命開棺，自剄而死，報併糧之義也。廟在溧水縣南四十五里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建康志》四十三《諸墓》，《宋詩紀事》，《後編》並引錄。《紀事》於題下小注云：「溧水縣南，元祐中爲令時作。」蓋編者按語。

楚平王廟〔二〕

奸臣亂國紀，伍奢思結纓〔三〕。殺賢恐遺種，巢卵同時傾〔三〕。健難脫身去，口血流吳廷〔四〕。達士見幾微，楚郊憂苦辛〔五〕。十年軍人郢，勢如波卷萍〔六〕。賢王國嬰難，王死屍受刑〔七〕。將毀七世廟，先壞百里城〔八〕。子胥雖捐江〔九〕，素車駕長鯨〔二〇〕。驚濤奇怒餘，遺廟羅千楹。王祠何其微，破屋風泠泠。蟄蟲陷香案，飢鼠懸燈檠。淫俗敬魑魅〔二一〕，何

人顧威靈。臣冤不仇主，況乃鋤丘塋。報應苦不直，吾將問冥冥。(二二)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楚平王廟：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楚平王廟》云：「《吳越春秋》云，楚平王都於固城。廟今在溧水縣南九十里。昔周成王封熊繹子男之田于蠻荆之地，至莊王時，賜姓爲芊氏。至靈王立，與敵日尋干戈，邊鄙不寧，時吳軍失利，乃陷濼渚。至平王，用佞臣之言，殺太傅伍奢并其子尚，子胥奔吳，吳用之，破楚而入郢。此廟即平王之舊址也，唐廣明元年重修。」按此詩上半所言史事，見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及《楚世家》，箋不備引。

〔二〕奸臣二句：指費無忌譖伍奢於楚平王，王囚奢而殺之。結纓，從容就死之意。《左傳·哀公十五年》：「子路曰：『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』結纓而死。」

〔三〕殺賢二句：費無忌又譖於平王，謂伍奢二子尚及子胥皆賢，不殺恐有後患。於是平王使人召二子，詐稱來則釋其父，不來則誅之。巢卵，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：「孔融被收，中外惶怖，時融兒大者九歲，小者八歲，二兒故琢釘戲，了無遽容。融謂使者曰：『冀罪止於一身，二兒可得全不？』兒徐進曰：『大人豈見覆巢之下，復有完卵乎？』尋亦收至。」

〔四〕健雛二句：平王使者至，伍尚以父故，束手就執，子胥知往則俱死，乃以弓矢向使者，使者不敢進，遂逃去。既至吳，說吳王僚伐楚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五〕達士二句：子胥說王僚伐楚，爲公子光所沮。子胥知光思謀僚而自立，未可說以外事，乃進刺客專諸於光，而退耕於野。其後，光遣專諸刺殺僚而自立，是爲吳王闔閭，卒與兵伐楚。

〔六〕十年二句：《楚世家》：「十年冬，吳王闔閭、伍子胥、伯嚭與唐、蔡俱伐楚，楚大敗，吳兵遂入郢。」

〔七〕賢王二句：《伍子胥列傳》：「吳兵入郢，伍子胥求昭王，既不得，乃掘楚平王墓，出其尸，鞭之三百然後已。」

〔八〕將毀二句：吳王闔閭卒，子夫差立。夫差伐越既勝，子胥勸夫差滅其國以絕後患，夫差不聽，尋因伯嚭之譖而賜子胥死，其後吳卒爲越所滅。二句謂夫差殺子胥，自壞長城，終隳其宗廟。《禮記·王制》：「天子七廟，三昭三穆，與太祖之廟而七。」賈誼《過秦論》：「一夫作難而七廟隳。」

〔九〕子胥句：《伍子胥列傳》：「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：『子以此死。』伍子胥乃告其舍人曰：『必樹吾墓上以梓，令可成器，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，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。』乃自剄死。吳王聞之，大怒，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，浮之江中。」

〔一〇〕素車句：《錄異記》：「夫差殺伍子胥，煮之於鑊，乃以鴟彝棄投之於江。子胥悲恨，驅水爲濤以殺人。今時會稽、丹徒、大江、錢塘、浙江皆立子胥之廟，蓋欲慰其恨心，止其猛濤也。時見子胥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，因立廟以祠焉。」長鯨喻巨濤。

〔一一〕淫俗句：《建康志》四十二《風土志》：「溧水縣有山林川澤之饒，民勤稼穡，……信巫鬼，重淫祀。」詩句非泛言也。

〔一二〕臣冤四句：《伍子胥列傳》：「申包胥……使人謂子胥曰：『子之報讎，其以甚乎！吾聞之，人衆者勝天，天定亦能破人。今子固平王之臣，親北面而事之，今至於僇死人，此豈其天道之極乎！』」詩意本此。

【附記】

詩見唐圭璋先生《周清真佚詩補輯》，錄自乾隆時所修《溧水縣志》卷十八《藝文志》。

竹城

竹城何檀欒〔一〕，層層分雉堞。王封盡四塹，同有固窮節〔二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竹城：《建康志》二十：「竹城在溧水縣東南七十里，環地二里，高五尺。有廟，未詳。」檀欒：竹秀美之貌。

《古文苑》枚乘《梁王菟園賦》：「脩竹檀欒，夾池水，旋菟園，並馳道。」

〔二〕固窮節：陶淵明《飲酒詩》：「不賴固窮節，百世當誰傳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後編》錄自《江寧志》。

無題

石瀨光洄洄^(一)，沙步平佺佺^(二)。楓林名一社，春汲共寒影。藩籬曲相通，窈窕花竹靜。茲焉自足樂，未覺丘園迴^(三)。令尹雖無恩^(四)，黠吏幸先屏。唯當謹時候，田廬日三省。驕兒休馬足，高廩付牛領^(五)。無人橫催租，烹鮮會同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洄洄：水旋流貌。王安石《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》：「鍾山漠漠水洄洄，西有陵雲百尺臺。」

〔二〕佺佺：長貌。韓愈《答張徹》：「石梁平佺佺，沙水光泠泠。」

〔三〕丘園：指隱居之地。蔡邕《處士園叔則銘》：「潔耿介於丘園，慕七人之遺風。」

〔四〕令尹：知縣稱縣令或縣尹，合言之曰令尹，非古所謂令尹。

〔五〕高廩：謂積糧也。《詩·周頌·豐年》：「亦有高廩，萬億及秬。」牛領：牛頸。顧況《杜秀才畫立走水牛

歌》：「江村小兒好誇馳，腳踏牛頭上牛領。」清真詩謂稚子嬉戲，捨馬而踏牛領，與高廩齊也。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永樂大典》八九九詩字韻引周美成《清真集》。據詩自稱令尹，當爲知溧水時作，蓋其爲邑長只此一任也。

《建康志》四十二《風俗志》云：「溧水縣有山林川澤之饒，民勤稼穡，魚稻果茹，隨給粗足。雖無千金之家，亦四足。凍餒之民，信巫鬼，重淫祀，畏法奉公，各守其分，安業重遷，尤好文學，承平時儒風譎然，爲五邑冠。」足爲此篇注脚。其時清真年在三十八至四十之間，子未長大，故曰驕兒。黠吏先屏，無人催租，則其爲政之道也。

芝朮歌 并序(一)

道正盧至恭，得芝一本朮間，朮生石上，根須連絡不可解，遇於白鶴廟之側(二)，樵斧取之，猶含石也。邦彦請乞於盧，持壽叔父(三)。

華陽之天諸洞府(四)，阿穴便門迷處所。三君謁帝不知還(五)，帳冷祠空遺鶴羽。玉津寶氣久成腴，靈朮神芝時出土。日精潛燭山自明(六)，人力窮搜神不與。前年橈棟作新宮(七)，坎坎空巖響斤斧(八)。君來胎禽舞海雪(九)，君去雲山雜川雨。是生朱草示塵寰，故遣樵青人林藪(一〇)。藥膏紫漆自堅栗，下附天蘇蟠石隴。肉人但恐奇禍作(一一)，藥籠復憂神物取。廬陵太守蘊仙風(一二)，健骨清姿欲飛舉。陰功除瘼民正悅，靈藥引年天亦許。願因服餌斷膏粱，未讓南華《養生主》(一三)。

【校】

《詩淵》六冊頁四五六錄此，題作《壽叔父》。

〔之天〕作「陰天」。

〔祠〕下脫「空」字。

〔靈木神

芝〕作「仙木靈芝」。

〔棟棟〕作「棟橈」。

〔胎禽〕誤作「脂膏」。

〔雲山〕作「川雲」。

〔川雲〕作

「山雨」。

〔樵青〕作「樵童」。

〔林藪〕作「林莽」。

〔紫漆〕訛作「柴漆」。

〔肉

人〕作「凡軀」。

〔藥籠〕作「私室」。

〔未讓句〕作「百越蒼梧訪鐘呂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芝术：顏延之《又釋何衡陽達性論》：「芻豢之功，希至百齡，芝术之懿，亟聞千歲。」

〔二〕白鶴廟：疑即白鶴廟。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引《茅山白鶴廟記》云：「此廟即祠三茅君之所也。霓旌屢降，鶴

駕時逢，茅君分理於赤城玉洞，每年以十二月二日駕白鶴於此會諸真君，故名焉。在句容縣東南三里。」詩云

「三君謁帝」，又云「遺鶴羽」，與《記》合。《建康志》卷四十五：「昇元觀在中茅峯西，本名白鶴廟，劉至孝三

遇僊桃之所也。元祐中，桐川道士湯友成、友直居之。政和八年，守臣俞東奏改今額。」清真以元祐末知深

水，此詩謂「前年橈棟作新宮」者，或即指元祐中二湯居之而有所營造也。

〔三〕叔父：指周邠。潘說友《咸淳臨安志·人物傳》：「周邠字開祖，嘉祐八年登進士第。熙寧間，蘇軾倅杭，多與

酬唱，所謂周長官者是也。軾後自密州改除河中府，過濰州，邠時為樂清令，以《雁蕩圖》寄軾，有詩，軾和韻有

「西湖三載與君同」之句。後軾知湖州，以詩得罪，邠亦坐罰金。元祐初，邠知管城縣，乞復管城為鄭州，有興廢

補敗之力，由是通判壽春府，見蘇轍所行告詞。後知吉州，官至朝請大夫、上輕車都尉，其丘墓在南蕩山。邠係元符末上書人，崇寧初，第爲上書邪等；政和五年，又爲僧懷顯序《錢塘勝蹟記》，蓋歷五朝云。姪邦彥。」按《建康志》卷二十七溧水縣令題名，有「周邠元豐四年四月到任，張堂元豐六年九月到任」之語，則亦曾知溧水也。

〔四〕華陽：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華陽洞》：「舊《經》云，即第八金壇大洞天也。唐改爲太平觀，在句容縣東南四十里茅山之側。」又《建康志》卷十九：「華陽洞在茅山側，三茅，二許得道於此。此洞其門五，三門顯，二門隱。」按詩云「阿穴便門」，即指五洞門三顯二隱。

〔五〕三君：三茅君，相傳漢時茅盈、茅固、茅衷（一作茅震）得道於茅山。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茅君山》：「茅濛字初成，華陽人也，隱華山修道，秦始皇三十一年白日上昇。濛之元孫盈，得道於金陵句曲山，上昇爲東嶽上卿，司命真君，太元真人，居赤城，時來句曲，邦人改句曲爲茅君山。《圖經》云，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白鶴來居其上，故號三茅君，世傳茅盈、茅固、茅震皆濛之後也。」

〔六〕日精：日之精華。宋之問《王子喬》：「白虎搖瑟鳳吹笙，乘騎雲氣喻日精。」

〔七〕棟棟：《易·大過》：「棟橈，利有攸往。」《正義》：「棟橈者，謂屋棟也，本與末俱橈弱。」按詩言舊棟已橈，故葺作新宮也。

〔八〕坎坎：伐木聲。《詩·魏風·伐檀》：「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。」

〔九〕胎禽：相傳仙鶴胎生，故稱胎仙，又曰胎禽。陶弘景《瘞鶴銘》：「相此胎禽，浮丘著經。」

〔一〇〕樵青：顏真卿《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》：「肅宗嘗錫奴婢各一，玄真配爲夫妻，名夫曰漁僮，妻曰樵青。」

人問故，漁僮使捧釣收綸，蘆中鼓柁；樵青使蘇蘭薪桂，竹裏煎茶。」

〔一一〕肉人：病名，指人頭頂生瘡，連皮剝落，自頂至踵。見《道藏》夏子益《奇疾方》。或作凡人解，亦通。

〔一二〕廬陵太守：吉州古之廬陵郡，周邠曾知吉州，故云。

〔一三〕南華：唐玄宗天寶元年，尊莊子爲南華真人，號其書爲《南華經》。《養生主》：《莊子》內篇名。

【附記】

詩見元劉大彬《茅山志》卷二十九，《後編》亦見引錄。茅山在句容縣西南，與溧水接壤，此及下二首當是清真爲邑時遊蹤所及之作。

宿靈仙觀〔二〕

靈宮眈眈虎守谷，羽褐出山邀客宿。稽首中茅司命君〔二〕，四葉秉符調玉燭〔三〕。鳴金擊石天相聞，游颺倒影聲磷磷。戲上雲崖撼瓊樹，脫葉出溪驚世人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靈仙觀：《太平寰宇記》卷一百二十五：「唐天寶年中元宗夢九天司命真君現於天柱山，置祠宇，有二白鹿」

現，號曰白鹿洞。洞中有香土色入金，號香泥洞，金基殿在洞之上也。皇朝就修真君祠爲靈仙觀。」然清真詩明言「稽首中茅司命君」，則中茅別有此觀也。

〔二〕中茅：《建康志》卷十七：「中茅峯在積金嶺側，有泉色赤而有味。」又乾隆《句容縣志》：「中茅峯在積金嶺北，即定錄二茅君所居。」司命君：茅盈，見《芝木歌》箋。

〔三〕四葉句：四葉，謂茅濛及三茅君。秉符，秉持符瑞，《史記·孝武紀》「以風符應合於天地」，《集解》引晉灼曰：「符，瑞也。」玉燭，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四時和，謂之玉燭。」蕭統《七契》：「銅律應度，玉燭調和。」

【附記】

詩見《後編》錄自《茅山志》，按不言出處，未詳何本《茅山志》。

投子山〔一〕

緬懷魯將軍，兵敗攜部曲〔二〕。未投衲子衣〔三〕，解甲餘戎菽〔四〕。誰令此名山，異代有餘辱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投子山：《嘉慶一統志》卷七十六：「投子山在桐城縣北二里，相傳孫吳魯肅與曹兵戰敗，投其子與此，故

名。宋劉與言、周邦彥俱有詩詠其事。」

〔二〕攜：離也，句謂部曲離散。

〔三〕衲子衣：即僧服。

〔四〕戎菽：《詩·大雅·生民》「藝之荏菽」，傳云：「荏菽，戎菽也。」箋云：「戎菽，大豆也。」

【附記】

亦見《後編》錄自《茅山志》，按其詩當有本事載志中，未見其書，不詳其事。

鳳凰臺〔一〕

危臺飄盡碧梧花，勝地淒涼屬梵家。鳳入紫雲招不得，木魚堂殿下飢鴉〔二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鳳凰臺：《六朝事迹類編》下《鳳凰山》云：「宋元嘉中，鳳凰集於是山，乃築臺於山椒，以旌嘉瑞。在府城西

南二里，今保寧寺是也。」又《建康志》卷二十二云：「鳳凰臺在保寧寺後，寶祐元年倪總領屋重建。宋元嘉十

六年，秣陵王顛見三異鳥數集於山，狀如孔雀，文彩五色，音聲諧和，衆鳥附翼而羣集，時謂之鳳，乃置鳳凰

里，起臺於山，因以爲名。周邦彥詩云。」按《類編》成於紹興三十年，去清真知溧水時裁六十餘載，其時臺

尚在保寧寺，故詩有「勝地淒涼屬梵家」之語，若《建康志》所記則後九十餘年，臺在寺外，不屬梵家矣。

〔二〕木魚：佛教法器。《摭言》：「有一白衣問天竺長老云：『僧舍悉懸木魚，何也？』」答曰：「用於警衆。」白衣曰：「必刻魚，有何因也？」長老不能答，遣僧以問琅山悟下師，師曰：「魚晝夜未嘗合目，亦欲修行者晝夜忘寐，以至於道也。」

【附記】

此詩出處已見箋，《宋詩紀事》及《後編》並引錄。按溧水宋時爲江寧府屬邑，或清真當日蹤迹所常至，疑此篇及《越臺曲》皆一時之作。又《建康志》三十七《樂府》，載清真《西河》金陵懷古及《隔浦蓮》溧水縣圃姑射亭避暑作，《鶴冲天》溧水長壽鄉作，疑亦與詩同爲知溧水時作也。

越臺曲〔一〕

玉顏如花越王女〔二〕，自小嬌癡不歌舞。嫁作江南國主妃，日日思歸淚如雨。江南江北梅子黃，潮頭夜漲秦淮江。江邊雨多地卑濕，旋築高臺勻曉妝〔三〕。千艘命載越中土，喜見越人仍越語。人生脚踏鄉土難，無復歸心越中去。高臺何易傾，曲池亦復平〔四〕。越姬一去向千載，不見此臺空有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越臺：《建康志》卷二十：「古越城一名范蠡城。案《宮苑記》，周元王四年越相范蠡所築，在今瓦棺寺東南、國門橋西北。圖經云，城周迴二里八十步，在秣陵縣長千里。今江寧縣尉廨後遺址猶存，俗呼爲越臺。」又卷二十二：「越臺，舊基在城南江寧尉廨後，范蠡築城長千里，此即古越城內所築臺也。」

〔二〕越王女：《吳越春秋》：「越王……乃使相者國中，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，鄭旦，飾以羅縠，教之容步，習於土城，臨於都巷，三年學服而獻於吳。乃使相國范蠡進曰：『越王句踐竊有二遺女，越國沔寢容，願納之供箕帚之用。』吳王大悅。」

〔三〕旋築高臺：《述異記》：「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，三年乃成，周旋詰曲，橫亘五里，崇飾土木，殫盡人力，官妓千人，上別立春宵宮，爲長夜之飲。」

〔四〕高臺二句：《說苑·善說》：「雍門周曰：『千秋萬歲之後，廟堂必不血食矣，高臺既以壞，曲池既以漸，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……衆人見之，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：夫以孟嘗君尊貴，乃可使若此乎？』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。」按桓譚《新論》作「高臺既已傾，曲池又已平」，見《文選》丘遲《與陳伯之書》李善注引。

【附記】

案《詩淵》第五冊頁三三五九，有此《越臺曲》，題「宋周紫芝」作。《方輿勝覽》卷十四：「昔越王女嫁於此，懷土

思歸，故取越土築臺以居之，慰其懷土之思。周紫芝古樂府《越臺曲》云云。「文悉同。清真集早佚，無從查證。紫芝《太倉稊米集》卷一有此詩，當是竹坡之作，不知《宋詩拾遺》何以題清真作，姑存之。詩見《周清真佚詩補輯》錄自陳世隆《宋詩拾遺》卷十五。唐圭璋先生云：「案《宋詩拾遺》爲八千卷樓藏舊書鈔本，共四冊、二十三卷。丁氏提要云：「世隆爲宋陸親坊陳氏之從孫行也，其選輯當代詩篇，猶承《江湖集》遺派，故題曰拾遺。嘗館嘉禾陶氏，至正間歿於兵事。厲樊榭撰《宋詩紀事》，亦未見是書，其中失收不下百家也。」若據此鈔本以校《宋詩紀事》，當得更多之作家與作品，對研究宋詩者亦有助云。」按世隆，陳郁子也，爲宋末元初人，當不及見至正，丁氏提要謂「至正間歿於兵事」者，恐是至元之誤。

二月十四日至越州置酒泛湖欲往諸剎風作不能前〔一〕

青山定厭俗人游，蘿帳雲屏到即收。更欲凌波訪幽剎，疾風已戒早回舟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越州：北宋越州會稽郡，南宋初升爲紹興府，見《宋史·地理志》四。即今浙江紹興。泛湖：在越州所泛之湖，當指鏡湖（又作鑑湖），又名長湖、慶湖。宋施宿等《會稽志》卷十云：「鏡湖在縣東二里，故南湖也，一名長湖，又名大湖。《通典》云：「東漢永和五年，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，周三百十里，溉田九千餘頃，人獲其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